


彩虹
Choi Hung

彩虹站多出來的路軌

棟你個篤

本故事純屬虛構，與現實的人物、地點、團體、事件等無關。

01. 半夜的彩虹站	008
02. 都市傳說	020
03. 時叔	030
04. 三個跳舞的肥婆	042
05. 坐上列車	052
06. 白色的彩虹站	062
07. 已死的少年	074
08. 現形	088
09. 逃亡	098
10. 內疚	110
11. 王叔叔	122
12. 奈河	132
13. 別離	144
14. 女鬼	154
15. 一念地獄	162
16. 華叔	176
17. 心結	186
18. 告別	196



第一章
半夜的彩虹站

「唉！聽日又要返工呀！我唔想返工呀！」我邊說邊把頭靠在 Coco 的肩上。

「喂喂，唔好乘機呀！」她口裡說不，身體卻很誠實，雙手環抱住我的腰。

「咁快又放完假，又要成個星期先見到你啦！」我的手不規矩地在她的腰間遊走。

「象仔呀，冇辦法啦，我哋份工都咁忙！」她甜笑著推開了我，又道：「快啲返去啦，好夜啦！」

「好啦！」我無奈地揮了揮手，目送她轉身向所住的彩虹邨方向走去。

我是施國丈，人人都叫我象仔，今年廿七歲，是一個網站記者。

我住在將軍澳，有一個拍拖半年的女朋友 Coco，她是一個採購員；我倆的工作都十分忙碌，所以一星期只能見一次面，加上她的工作連玩 WhatsApp 等通訊軟件都沒時間，所以每次見面，我們都有很多的話題；而我也很珍惜相聚的時間，每次都會送她回家，藉此爭取更多相處



的時間。

記得我第一次遇見 Coco，是在彩虹鐵路站內，那天我有事要到彩虹那邊，離開的時候已是深夜接近尾班車開出的時間，一個皮膚雪白、穿著長裙的女生在車站大堂呆站著，深深吸引著我的視線。

我循她的視線看過去，才發現她是在凝視著大堂中一組搶眼的藝術品，如果有到過彩虹站，都應該會留意到在車站大堂中央那三個黑色的胖女人人像，三個女人都穿上芭蕾舞的裙子，做著跳舞的動作。

我對藝術一竅不通，我漠視了這三個「跳舞的肥婆」，眼神卻離不開眼前那個肌膚勝雪的女生；她安靜的神態滲透出一種特別的氣質，我禁不住用手提電話偷拍了她，卻就在這時，她回過頭來，發現了我的舉動。

她看來沒有生氣，表情卻有點茫然地問：「你喺度影緊我？」

「我有惡意㗎，你唔好驚。」

她只是笑了笑說：「嗯，尾班車就快開，你快啲落月台啦。」

「不如你畀個電話號碼我，我將張相畀返你。」 我把我的手提電話

遞給她。

她拿了我的手提電話，垂下頭微笑著輸入了她的號碼，然後卻抬起頭來說：「我有 WhatsApp 㗎。」

我說：「吓？咁……」

她說：「尾班車就快開啦，遲啲你打畀我再傾，我叫 Coco，我都要返彩虹邨啦！」

她輕推了一下我的肩膀，我不情不願地向往月台的電梯跑去，回頭向她大叫：「叫我象仔吖。」她微笑著點了點頭。

往後的六天，我都試著致電給她，可是她都沒有接；我本以為自己被耍了，心想也許她輸入了一個假的電話號碼，可是到了第七天，那是一個星期天，她終於接了電話。

「喂，Coco？」我戰戰兢兢地說。

「喂，你係象仔？」

「咦，你一聽就知嘅？」



「係呀，嚟。」

「哈哈，我打咗畀你好多次，你都有接電話嘅？」

「哦……我……我份工平時好忙，好難得閒聽電話㗎，所以你星期日打畀我會好啲。」

「原來係咁……」

就這樣開始，我和她出奇地多話題，性格也十分相似，除了大家工作太忙，以致一星期只能見一天外，這一段戀愛可說是十分完美的。

這天我把 Coco 送到彩虹邨後，當她的身影在彩虹邨遠去，我也轉身向彩虹鐵路站走去；在我差不多走到車站時，卻見職員正要把入口的閘子拉下來。

我當時沒有多想，立即急步向入口跑去，那職員留意到我，停下了關上閘子的動作，問我：「要搭車？」

我不假思索地大聲答：「係呀！」同時快步走進了車站，在他身邊走過。

他在我身後說：「重有時間，慢慢。」

我慢下了腳步，道：「唔該。」當我回望那職員時，他已在站外蹲著把閘子鎖上了。

我轉身拍卡入閘，車站內空無一人，那三個「跳舞的肥婆」安靜地在大堂的中央，我當然沒有心思駐足欣賞這些藝術品，而是直接走過，乘電梯往月台去。

「格格、格格……」電梯運作時發出的機械聲，在車站中迴盪，最近鐵路公司發生了幾次「炒電梯」事件，我不禁小心翼翼地凝視著梯級，以備發生意外時，我能跳過或跨過翻起的梯級。

幸好，我順利地來到月台，這個時間，連月台都是空無一人，我在候車椅子上坐下，想打開手提電話讀讀新聞，卻發現原來我的手提電話早已沒電了。

我沒趣地把手提電話放進褲袋，望望這只有我一人的月台，感到少有的寧靜。

我坐在椅子上用力向前伸直雙腳，雙手也無意識地向上拉展了一下，整個人慢慢從繃緊的一星期中放鬆下來。



可是，當我第二次想再伸展筋骨時，我的視線無意中掠過了月台上方的時鐘：二時十分。

二時十分？尾班車早該開走了吧？我笑了笑，這裡連時鐘都是壞的.....

我又在月台坐了好一陣子，卻是愈坐愈覺得哪裡不對勁，我看看那時鐘，上面標示著二時廿八分，比剛才已過了十八分鐘，可是列車怎麼還是沒有到來？

我不禁有點緊張的站了起來，向月台兩邊張望，再次確定月台只有我一個人。

看著空盪盪的月台，想起現在如果真的是半夜，而我一個人在月台，手提電話又沒有電，這個狀況確實令我全身不期然繃緊起來；雖然只要等到明天車站一開，我還是可以離去，但我想沒有任何人想在空洞的車站裡一個人過一晚的。

我沿月台向車頭方向的電梯快速跑去，希望剛才關上出口閘子的職員並未離去，可是才跑了幾步，我卻好像看到一個身影在對面月台走過！

我停下腳步，定睛看過去，那是月台層中央的 2 號月台；去過彩虹站都會知道，彩虹站月台有三條路軌，兩邊是來往調景嶺及黃埔的 1 和 4 號列車月台，而中央的則是 2 和 3 號月台，那是備用路軌的月台；我又看看時鐘，如果現在真是二時廿八分的話，按道理這個月台是不會有職員以外的人的。

我吸了一口氣，放輕腳步走過去，希望能找到職員查詢一下，可是當我走到過去時，卻沒有見到任何人。

站在 2 號月台，我透過玻璃幕門，看到對面的 3、4 號月台，這裡確是空無一人，剛才想必是我一時緊張看錯了。

我凝視著中央那路軌，不知怎的莫名地感到一陣寒意，月台亦安靜得令我有點耳鳴……

過了半晌，我才抖擻了一下精神，向著往大堂的電梯跑去。當我乘電梯抵達大堂時，大堂的時鐘顯示著二時三十三分，換句話說，如果不是月台和大堂的時鐘離奇地一起故障的話，現在的確已過了尾班車的時間了！



我無奈地向閘口走去，當走過那三個「跳舞的肥婆」時，我總覺得有甚麼不對勁，但又說不上來；無論如何，我快步來到閘口拍卡後想離去，卻赫然想起，方才那職員已把閘子鎖上了！

想到這裡，我又開始緊張起來，彩虹站有三個主出口，每個出口又再細分成不同的出口，我花了十分鐘跑遍每個出口，但每一個都是鎖上的！

「有冇黑仔成咁？手提電話又有電……」我跑上樓梯，站在最後檢查的出口前喃喃自語：「唔通今晚要翻車站？」

我累得倚坐在出口閘子旁的地上，大力拍打著閘子，同時大聲吼叫起來：「有冇人呀？X你老母！」

「格格格格……」突然，在樓梯下大堂的方向，即是我剛才來的地方，傳來了奇怪的聲音。

我不禁扶著牆壁站起來，空無一人的月台，為何會忽然有聲音傳出？

我猶豫地拖著腳步下了四、五級樓梯，「轟！」我背後突然傳來了巨響，猛地回頭一看，一個男人正氣急敗壞地看著我，而出口的閘子被

他打開了！我管不了大堂那邊的「格格」聲，向男人走近了兩步，才在夜色中發現他就是剛才那鐵路站職員！

「你唔係坐車㗎？」他氣急敗壞地問。

「X 你咩？我係想坐車，但冇車咁嘛，而家兩點幾啦！」我比他更氣急敗壞。

「你.....咁半夜三急你就唔好衝入站啦！好彩我睇出面煲煙聽到你敲閘啫！」他竟然以責備的語氣說著。

「X！你有車就唔好放我入站啦！」我剛才的緊張感頓時變成了憤怒。

「總.....總之而家就有車啦！你出唔出嚟？唔出嚟我鬥閘㗎喇！」他從口袋拿了枝香煙出來，自顧自在點煙。

我趕忙走前兩步站在了閘外，那男人睨視了我一眼，然後快快把閘子拉下來。




我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後腦門，想想自己也真是的，跟 Coco 約會到不知時間，手提電話也正巧沒電，現在能離開車站不用被困一夜已是萬幸了吧。

那男人鎖好了閘子後又坐了在了站前的梯級抽煙，我則呆立在彩虹半夜的街頭，不知是因為夏天迎面的熱風，還是剛才的經歷，我的額角滲出一滴又一滴汗珠。

街上莫說是行人，連車輛都很少，大概我還有少許運氣，在我等了十分鐘後，終於截到一輛的士；我急急擠進車廂後座，那看來約五十多歲的司機回頭道：「哥仔，你面色好差喎！冇咩嘢嘛？」

我勉強笑了一下：「放心，我有飲酒。」我頓了一頓道：「荃灣綠楊新邨咁唔該。」

他沒有回答便轉過身去開車了。

A dark, moody photograph of a person's face and upper torso, serving as a background for the chapter title. The person's eyes are closed, and the lighting is dramatic, highlighting the contours of their face and the texture of their clothing. The overall tone is somber and mysterious.

第二章
都市傳說

我看一看的士的電子時鐘，原來已快半夜三時了。

的士很快上了龍翔道，這時我的心情才稍為放鬆下來，閉起雙眼希望整頓一下心神。

當的士在高速公路上快速前進，司機卻莫名其妙地打破沉默：「先生，我唔係話你飲咗酒。」

他突然說回剛才的事，令我不無愕然，是以我不禁疑惑地發出了「吓？」的一聲。

他接著道：「我係話你氣色好差，好似撞完嘢嚟。」

我不禁緊張起來：「司機大佬，你.....你點解咁講？你識呢啲嘢？」

「嘩！唔使識都睇得出你唔妥啦！」他邊說邊扭著軚盤，過了右面的快線，然後又說：「我哋呢行，都見唔少㗎！」

「見唔少？你指見唔少人撞鬼？咁.....咁我又應該唔係撞嘢嘅，應該係我自己傻仔錯過咗班尾班車啫。」我遲疑著試圖安慰自己。



「你諗下，頭先一啲怪事都有？」他壓低聲音道。

我的腦海不禁浮現出那在2號月台掠過的人影，那似乎有甚麼異樣的三個「跳舞的肥婆」，那在我身後大堂傳來的「格格」聲，還有……還有一開始那男職員奇怪的話：「要搭車？」、「重有時間，慢慢。」

現在回想起來，他的話確是十分奇怪，當時是半夜二時多，按道理都已沒有尾班車了，為何他說「重有時間，慢慢」？

想到這裡，想到這些疑團，我整個人又再繃緊起來，以致一時沒有回答的士司機的話。

他猛地踏了油門，的士以時速百多公里在限速七十的公路上飛馳，然而他仍有空檔跟我聊天：「點啲？諗諗下件事係唔係好怪呢？講嚟聽下，我最鍾意聽鬼故。」

「唔……唔一定係鬼嘅……」我繼續安慰自己。

「講啦！唔講冇得討論㗎，哥仔！」他打斷了我的說話。

我吞了一下口水，開口道：「好啦，係咁嘅，今晚我電話冇電，所以唔知時間，以為尾班車未開……」

我用了十分鐘，盡力把剛才發生的事仔細說出，他聽完後，一時沒有回答，令車廂沉默得有點可怕。

過了半晌，我按捺不住問：「喂，唔好唔出聲，又話講完討論嘅？」

經我一問，他才回答我：「哦！鎖你鎖你，我諗緊以前聽過嘅一件事。」

「嘩！X！我噴咗咁多口水講件事，原來你自己喺度想當年，都有聽我講嘢。」

「喂，講還講，唔好講粗口！我係一個斯文嘅士司機。」

「咁你想乜L嘢當年呀？」

「你講粗口我打冷震呀！慘過見鬼！」

他突然嘆了口氣：「哥仔，我諗嗰個職員唔係人。」



「吓？」

「我以前聽過一件事……」他慢吞吞地道。

「你要講快啲講啦！」我有點不耐煩。

「X！最憎你哋啲後生存催催貢，慢慢講先有氣氛㗎嘛！」他踩油門加快了車速。

「X！你又話自己斯文？你而家咪又係講粗口？」

「咁你聽定唔 L 聽？」他大聲道。

正所謂「主場之利」，的士司機在的士中確是有主場之利，我也只好閉嘴，讓他說下去。

「哥仔，彩虹站好鬼邪，無啦啦多咗條路軌，你知唔知點解？」

「咁我又真係唔多知。」

「我聽返嚟係咁嘅，彩虹站有三條路軌，但中間嗰條就冇用。」他說著又沒打燈過了線，之後沉默了好一會兒。

我等他開口等得不耐煩，終於按捺不住問：「喂喂……你……講完？」

「X！叫咗你唔好咁心急，過線可以唔打燈，但一定要專心唔好講嘢住，我係一個好安全嘅士司機。」

我翻了翻白眼說：「OK！咁而家過完線啦！講得未？」

「當年起呢條鐵路，彩虹站唔係有三條路軌，係得兩條；當起好晒第一次測試嘅時候，由一個鬼佬工程師帶住一班人，浩浩蕩蕩咁出發，想由彩虹站開架列車去九龍灣站。」

「然後呢？」我心急地說。

「彩虹站去九龍灣站有幾遠大家都知，車程咪最多五分鐘左右，但當時，喺九龍灣站嘅職員等咗成十幾分鐘，架試行車都未到，連無線電通訊亦有反應！」

「係唔係架列車壞咗行唔到，無線電通訊都壞埋？」我試著推敲。

「唔係，邊有咁簡單？」他說。



「咁……係架列車出咗意外，車上啲人死晒？」我不知怎的猛吞了一下口水。

「咁又唔係，當時九龍灣站嘅職員等呀等、等呀等，終於過咗成半個鐘，先見架列車返嚟；咁月台職員即刻問車上面嘅人發生乜事，但竟然個個都好似傻咗咁耍手又擰頭，一句嘢都答唔出。」

「咁即係點？即係發生咩事？」我疑惑地問。

「咳！後生仔畀啲耐性。」他頓了一頓，然後又續說：「過咗幾日，佢哋進行第二次通車測試，咁就搵咗另一批職員上車……」

「之前第一次搞到咁奇怪，重搞第二次通車？」我問。

「啲 L 樣高層理得你咩？打工仔死唔去都係要做嘍啦！」

「咁又係！」他這答案令我無從反駁，而且我也急於知道事情的發展，是以我問：「然後呢？結果同第一次測試一樣？」

「哥仔，算你聰明啦；第二次測試班友又係用咗成半個鐘先返到九龍灣，返到嚟又係個個傻晒，講唔出發生咩事！」

我吞了一下口水，道：「咁……係嗰條路軌有問題？」

「冇錯，因為試咗兩次都係咁，啲高層終於覺得事有蹊蹺，所以就搵咗個師傅嚟睇，唔睇由自可，一睇先知瀨嘢。」他又過線超越了前方的私家車，過了一會才重新開口道：「個師傅發現，嗰條路軌原來唔知點解駁錯咗去鬼門關，架車經過鬼門關入鬼域行個圈先到九龍灣站，你話車上面嘅人係唔係嚇 L 死？」

「吓？咁即係彩虹站邊一條路軌係接駁咗去鬼門關？」

「聽講係而家中間嗰條，就係因為咁，啲高層就決定唔用中間嘅路軌，另外再起多條，變成今日有三條路軌嘅彩虹站。」

老實說，我對這個故事只是半信半疑，不過我沒有反駁他，因為我仍很在意剛才他「我諗嗰個職員唔係人」的說法，所以我便問他：「咁點解你話我見到個職員唔係人？」就在這時候，的士也剛好駛進了綠楊新邨。

「多謝一百五十蚊呀，哥仔！」的士司機說。

他一邊收錢，一邊回答我的問題：「有時你撞咗鬼，都唔覺得自己撞咗鬼，咁你唔覺得個職員係鬼咪算囉，無謂知太多呀後生仔！」



「X！講咗咁耐你叫我『無謂知太多』？你係唔係玩嘢呀？快啲講嚟聽下！」他故弄玄虛令我十分著急，但接下來他的回答卻令我萬分懊悔自己追問下去。

他慢慢轉身定睛瞪著我，然後以低沉的聲線道：「你覺得我係人定鬼？」